



《我和我的父辈》·拼盘电影讲好中国故事

王珉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分段拼盘，集锦故事。大牌云集，主旋律叙事，积聚起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拼盘电影，属于献礼片和电影类型结合的写照，制造中国年节和纪念仪式感效果，明星名导拼盘形成具有票房号召力的规模效应。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4个单元中，前两个单元悲壮好哭，后两个单元搞笑欢乐，带来创新多元的观影体验，完善形成“我和我的”系列电影模式。该片和前两部相比，类型更为明确，4位导演都曾是各自领域突出表现的演员，自导自演将情感张力积聚最大化。

吴京自导自演的战争片《乘风》，展现冀中骑兵团在抗日战场勇猛冲锋，是那个年代抗日英雄群像的缩影。章子怡自导自演的剧情片《诗》带有女性关怀视角，从一个小家庭回望中国航天事业中火箭和人造卫星燃烧生命梦想。徐峥自导自演的喜剧《鸭先知》天马行空，科幻元素和未来的父辈情怀撞个满怀，意味深长。

《我和我的父辈》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在探寻中国人幸福的密码，按照时间轴顺序，呈现中国不同时代的境遇和中国人的选择。抗日战争时期，不畏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守卫冀中，用鲜血誓死抗击日寇保全百姓，军民鱼水一家亲；新中国成立后，在偏远的荒漠上，中国航天人的惊人成就背后，映照了无数家庭为实现梦想的付出。改革开放时，春江水暖的“鸭先知”选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改革浪潮中敢为人先，令观众感受到时代的特色和祖国的发展。《少年行》满足了观众对2050年的想象，编织了一个从2050年穿越回过去的机器人和2021年的小男孩互为“爸爸”的奇妙童话。不同于外国科幻电影探索生命与宇宙，该单元展现的是中国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又不失人文关怀。今天的每个人都会成为未来的“父辈”，今天我辈的每个选择，也会成就未来的辉煌。

4个单元篇章在类型上具备丰富的元素，从情绪观感上，如今的盛世确实如父辈所愿。影片从苦到乐，从前面的揪心窒息，到最后被父子间科幻暖心的故事所化解，契合中国发展“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道路。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那双手是一个意象隐喻，代表子承父业、血浓于水、薪火相传的情愫，将家国情怀的大主题化整为零，以一种小人物生活化的烟火气息，切入观众的普世情感中，讲好中国故事！



题写在长沙窑青釉执壶上的白居易诗歌。

名家访谈

郭声健：不让乡村学校成为被美育遗忘的角落

【本期主角】

郭声健，1963年出生于湖南安化。湖南师范大学美育发展与研究中心、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他是我国第一位专攻学校音乐教育、艺术教育理论的教育学博士，长期参与国家美育和艺术教育法规文件的研制工作，发起创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学校音乐教育论坛”与“全国基础教育音乐名师工作室联盟”。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瀚涛
通讯员 卢斌玉

碧水青山掩映着白墙黛瓦，孩子们展开纯真的笑脸，和着大自然的鸟叫虫鸣，唱起了动人的歌谣。9月2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17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乡村美育互助体验类节目《田野里的歌声》，来自全国各地的21个孩子与文艺工作者们展开一场拥抱悦耳童声、采风乡村新貌的合唱夏令营。

“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以音乐育美，乡村孩子需要这样一片音符，带他们飞向未来，走向远方。”节目首期，湘籍知名音乐教育学者郭声健道出了节目的旨归：唤起大众对于美育的关注、对乡村素质教育的重视。

近日，湘江周刊专访郭声健，与他聊了聊乡村美育的那些事。

为农村孩子做一点美育的事

湘江周刊：近年来，你发起实施了诸多乡村美育支教活动、乡村教师兼职美育教师培训项目。在《田野里的歌声》中，又为嘉宾们进行美育培训授课。你发起或参与这些活动的初衷是什么？

郭声健：2015年上半年，我在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访学，接触到该校的“城市音乐”支教项目，项目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给音乐教育较为落后的社区及学校提供免费的音乐教育。项目自2001年启动，一直持续至今，让我深受感动。

这样的感动成为了催化剂，激发了我和整个研究生团队对音乐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追求，以及对农村落后地区学校音乐教育的担忧与担当。于是，2015年~2018年，我们在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高溪小学开展了为期三年乡村美育支教活动，走出了乡村学校美育浸润第一步。

但，支教一所学校或许容易，要想解决广大乡村学校美育的薄弱状况，支

教不是破解问题的根本之道。2020年，我们在沅江启动了全国首例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培训乡村学校兼职美育教师，为没机会接受美育熏陶的农村孩子们做一点点事情，探寻一条破解薄弱学校美育师资短缺的途径。

《田野里的歌声》将目光投向乡村美育。我作为早年在乡村学校、后来在高等学校进行美育工作几十年的老美育人，更应该积极参与其中，让大家了解乡村美育、美育的作用等，希望吸引全社会关注、支持、投入到乡村学校美育的工作中。

乡村美育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湘江周刊：开展乡村美育活动中，要如何克服那些困难？又能从中获得什么？

郭声健：乡村美育活动是公益性质，实施中遇到了许多实际问题。我还记得，2015年在高溪小学的支教中，每到支教当天，参与支教的学生们起早贪黑，来回要花五六个小时，但毫无怨言，充满着激情。我们在沅江的公益美育，吸引了我所指导的许多已毕业和在读的学生们，许多优秀的一线中小学音乐教师和高校教师也加入其中，诸多单位和企业还为我们赞助了首批教材、乐器和相关支持。这些都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只要凝聚一批有情怀的志同道合的人，得到当地政府和教育局的支持，乡村美育活动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做教育、当老师，情怀很重要。很多人说，通过参加乡村美育活动，重新认识和理解什么是教育，有了更深的教育情怀。高校虽然是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基地，但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开放的，是指向现实生活 and 解决现实问题的。教育现实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关注、思考和解决。学生们参与到乡村美育活动中，能让他们对当前基础音乐教育现状的认知度、音乐教育教学能力进行提升。更重要的是，这些乡村美育支教活动将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产生积极

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是恒久的、实质性的、不可逆的。

发挥“老美育人”的力量

湘江周刊：今后，你在乡村美育事业中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对乡村学校的美育建设有何期待？

郭声健：作为师范大学的教师，我将继续鼓励和引导师范生深入美育教育薄弱的乡村学校，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and 使命感。我们不仅要培养具备突出教育教学能力的新时代音乐教师，更要塑造一批有责任担当与教育情怀的大国美育良师。继而，传递美育理念，厚植教育情怀，将高校深度参与教育扶贫常态化。

同时，作为老美育人，我认为开展乡村学校兼职美育教师培训是十分必要的。沅江乡村学校兼职美育教师培训的成功案例值得推广。如果条件成熟，我们可能会马上启动第二个培训点。

最后，希望诸如《田野里的歌声》这样的节目和相关话题在全社会发酵，激活社会力量参与，不让乡村学校成为被美育遗忘的角落，同时将美育助力乡村振兴推向深入。

（本文通讯员系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



艺苑杂谈

杜浩

网友发明了一个新词“剧怒症”，即观众在观看某些国产电视剧时，发现剧情严重不符合现实、漏洞太多，导致看不下去而出现的愤怒情绪。

相关报道中列举了诸多荧屏上引发“剧怒”的国产电视剧桥段。其中网友吐槽最多的，是一些电视剧对普通人并不普通的生活描述。例如，“不管人物是什么家庭背景和职业，一律住着干净明亮的大房子，衣着光鲜，妆容漂亮，还要加上厚得看不见毛孔的滤镜”。

观众对电视剧的人物、内容、情节的不满情绪指向了当下国产剧中存在的问题——悬浮，乃至流行于荧屏上的“悬浮剧”。所谓“悬浮”或“悬浮剧”，是指某些现实生活题材剧中的事件、情感，没有生活根基，脱离中国实

际，夹杂混乱的情感逻辑与叙事方式。

为什么“悬浮”或“悬浮剧”频频出现？很大程度上在于创作思维发生了变化，创作者误认为现在一些观众看剧不动脑子、不看演技、不看逻辑，看的是颜值和好玩的故事，所以创作只需做表面文章即可。这导致一些创作走向低幼化，电视剧缺乏内涵、毫无深度。

电视剧创作当然是有其内在艺术规律乃至审美规则的，但在商业利益面前，它们往往可能被市场逻辑侵占和取代。这使得一些创作者在艺术创作中从由心而发变成了为钱发声。进而，文化的力量、文化的需求和文化的属性被消解，电视剧集就只剩下生活现实的“悬浮”、思想内容的浅俗……一些电视剧，无论是剧本创作，还是演员选择、拍摄过程，都草率行事，并未遵循一定的艺术流程与标准。尤其是创作者对拍摄题材所涉及

的生活领域，不仅缺乏体验，还缺乏认知，结果导致粗制滥造、浮夸游离、脱离生活、套路化模式化、胡乱编造之作频频出现。

如今电视剧生产类型化的特点越发突出，这样的文化工业产品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接受对象那里。一旦一种文化产品带来巨大利润，一些电视剧创制方会迅速如法炮制，人为制造和挑动人们对某种观剧时尚的渴望，以求赚个盆满钵满，艺术考量则被甩得远远的。当下的众多悬浮剧，大多是以这种方式生产出炉的。“悬浮”或“悬浮剧”，难免会让电视荧屏走形失态，也已引发了新型的“剧怒症”。正如评论所说，电视剧不应该屏蔽真实的世界，悬浮的编剧和导演们该想办法缓解观众的“剧怒症”了。电视剧创作只有坚持走技术与艺术统一、娱乐和思想兼容、市场效益和文化效益双赢的“精品”道路，方是正道。

方水土

涂敏

白居易和元稹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文人津津乐道、拍手称羡的逸事。他们同科举士，志趣相投，相互欣赏，惺惺相惜。相近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共同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创作实践，以及相似的人生际遇，又使得他们心心相印、神灵交会，彼此成为对方最重要最真挚的朋友、真正的知音。寄赠酬唱成为他们之间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三十年的往来唱和，留下了近千首诗作，这其中就有一首被题写在长沙窑青釉执壶上：渺渺江陵路，相思信不知。比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

白居易这首诗题为《忆元九》，作于元稹遭贬江陵期间（元和五年至元和九年），收录于《白氏长庆集》。全诗与流传

长沙窑瓷器里的元白诗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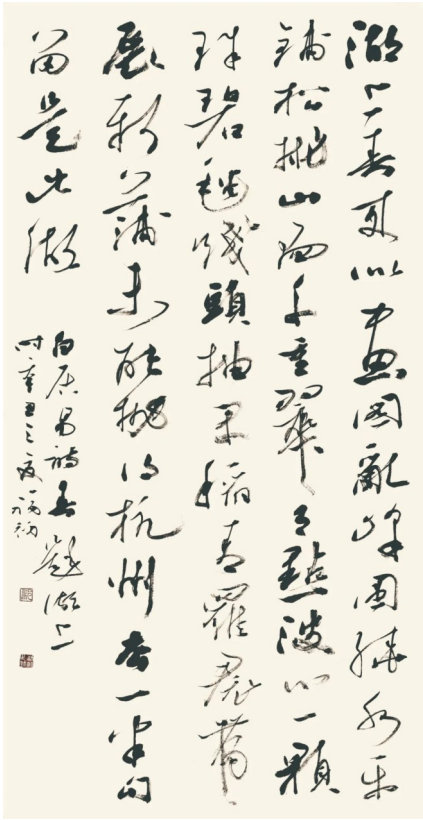
至今的《忆元九》仅个别字相异：渺渺江陵道，相思远不知。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此类讹衍在诗歌以传抄、传唱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唐代司空见惯。前两句趣味平平，似乎是痴情女的闺中情怨。一般的作者，接下来多半落入追云望月，凭栏寄风之类的俗套。但白居易此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说到他和元稹的友谊之桥——诗。对他们而言，诗是最能体现两人至深情谊的信物。“比来”是唐人惯用的词语，现各种白氏诗集均写作“近来”，长沙窑所题更接近原诗及当时的语言环境或未可知。“半是忆君诗”，因为思念不停地写诗，写了很多，近作的一半都是“忆君诗”，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这些诗是如何写的？什么内容？写得怎样？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以诗寄情，诗中有诗，结构精巧，韵味悠长。

元和十年正月，元稹奉诏回到长安。抵京

后，他一扫在江陵颓废沮丧的阴霾，频频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不料未足三个月，又被贬谪通州。同年七月，白居易贬江州。期间他们相互酬唱甚频。据《旧唐书》载：“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忆元九》诗，虽不作于此，但流播之盛，亦可见见，故而稍后出现在长沙窑瓷器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瓷器上题写诗文是产于铜官的唐代长沙窑独特的装饰方法，目前所见约一百二十余首。岁月流逝，唐诗的盛况、元白的诗情都随风而去。新近发现的这首题写在长沙窑瓷器上的白居易诗作，恰当地弥补了史料的缺陷，见证了元白两人的诗情和友谊，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典籍记录的真实不虚。以物证史，以物补文献，这正是长沙窑之独特的功用所在，不足贵乎？

翰墨飘香



郦福初作品 白居易诗《春题湖上》

湘江

这是“书法湘军”阵容最强的展览，也是湖南书法首次在首都北京集体亮相。10月22日~28日，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湖南书法晋京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这阵金秋里的湖湘书风，给北京吹来洞庭的氤氲气息、湘江的波涛江声。

“湖南书法晋京展”系统梳理、精选湖南名家力作，从2018年策划启动，先后六次组织专家评审稿审稿改稿，到开展历时三年多。展览上，展出书法作品125件、篆刻作品20件、特邀作品21件，共166件。展览既全面展示湖南书法艺术创作成就、推介湖湘书家的重要窗口，也为书法界同仁提供了交流、切磋、对话的广阔舞台。

联袂而起，结群而强，透过此次展览可以看到湖南书法的发展脉络和广大湖南书家为时代而书、为人民而写的艺术追求。来自全省大部分中国书协会员和多次上国展的作者踊跃参与，入展作者涵盖老中青三代书法家，其中最大年龄的作者已有86岁，最年轻的刚刚20岁出头。而他们笔下，潇湘墨韵已传承千年。

湖湘上古时期的楚简帛书，古风飘逸绵邈，弥漫着一股楚骚灵理性特有的气息，而其出土数量之巨以及风格之强烈，亦足以表明湖湘从来就是书法艺术兴盛的地区之一。迨至唐，书法史上彪炳千秋的欧阳询与怀素，将楷书与草书同时推向极致。宋以后，随着岳麓书院的建立，一代一代江畔读书求道的人慢慢在湖湘书风里注入温柔敦厚的理学气度，日渐从容有度，特立独行的精神却始终不变。“天地之精深，圣言之奥妙，德业之进修，莫不悉其渊源，而一归于正大。”汤汤湘水，千年浸润，“一归于正大”之道赋予湖湘书风以永恒的引领意义。历史的荣光正为湖湘书风注入磅礴之力！

“雄奇、瑰丽、大气”，湖南书法晋京展研讨会上，观赏书法展的专家们不遗余力地称赞湖南书法，也推心置腹地为湖南书法的发展提出建议。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协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刚田希望，湖南书法能继续深入拓展地域风。中国书协副主席、北京书协主席叶培贵展望着更具有个人风貌，具有创新性、探索性的湖南书法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一建议，从简牍帛书等湖南书法资源中找寻湘派书法的崛起、地域书风的兴起的秘笈。《中国书法报》社社长助理朱中原认为，挖掘近百年湖湘历史中的一大批湖南士人书法群体，也将有助于塑造湖湘书风的风气。

书风阵阵，墨如潮水，潇湘儿女“一归于正大”的永恒信念在涌动，潇湘儿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永恒心事在低诉着。



湖湘书风拂京城